

中国英语学习者情境惯用语的语用知识 及加工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赵 珺 许家金

提要:情境惯用语是程式化序列的一个子类,使用频率高且与特定交际情境和言语行为紧密关联。对外语学习者惯用语的考察有助于管窥其语用习得状况。本研究运用在线情境化自然度判断任务,探究中国大学生的英语惯用语知识和加工情况。数据显示,受试对惯用语的整体阅读及判断速度显著高于非惯用语,这说明受试整体储存了惯用语的形态句法构造;但就反应时而言,受试对区分惯用语和非惯用语中关键词汇的阅读时长未见显著差异,这表明受试并不完全熟悉惯用语与特定情境之间的语用关联。英语水平对惯用语的接受率和反应时都没有造成显著影响。可见高中低水平组的惯用语语用知识和加工能力均有不足。

关键词:情境惯用语;语用知识;加工;整体加工假说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105(2018)04-0550-13

Chinese EFL Learners' Pragmatic Knowledge and Processing of English Conventional Expressions

ZHAO Jun & XU Jiaj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Conventional expressions (CEs) refer to a subset of formulaic sequences that are frequently used in given 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to perform speech acts. This study of CEs offers a window to looking into L2 learners' pragmatic development. The present study adopted an online contextualized naturalness judgment task to probe into the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English CEs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Data analysis reveals that all participants reacted to CEs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did unconventional ones, and no significant reaction time difference was found for target word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articipants processed CEs more efficiently than unconventional ones, they were, nevertheless, not familiar with the bond between C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ontex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cross proficiency levels was found in either the judgment or the reaction time data, which might reveal Chinese EFL learners' inadequacy of pragmatic knowledge and processing ability.

Key words: conventional expressions; pragmatic knowledge; processing; the holistic hypothesis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子课题“大数据视野下的外语及外语学习研究”(17JJD740003)阶段性成果。本研究的数据采集及分析得到常兴博士的支持。英文 conventional expressions 的中文译名得到刘润清教授的指点。

1. 引言

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献中,程式化序列(formulaic sequences)受到广泛关注。研究显示,无论在口语还是书面语中,程式化序列都占相当大比重(Pawley & Syder 1983)。此类序列形式多样,包括习语(通常形式固定且意义不可从字面推知,如 kick the bucket)、词丛或词块(计算机自动抽取的高频多词短语,如 the end of the day)、谚语(具有特定文化含义的短句,如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以及情境惯用语(如 Nice to meet you)等。Bardovi-Harlig (2009: 756)将说话人在特定情境下频繁使用的序列称为情境惯用语(conventional expressions)(以下简称“惯用语”)。作为程式化序列的一个子类,惯用语的显著特征在于它的情境依存性(situational-boundedness)。例如,习语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可能出现在任何话语交际场合,但惯用语 Nice to meet you 却只能用于初次见面表达问候的场合。

2. 文献综述

惯用语是实现言语行为的重要语用资源(Fernando 1996: 153; Bardovi-Harlig 2009: 786-787)。Pawley & Syder (1983: 192)更是明确指出,各类言语行为有相当一部分可用程式化结构表达。比如,约会迟到时,英语本族语者会说 I'm sorry for being late;偶遇熟人时则会说 How are you doing?。二语习得领域的程式化序列研究多从知识掌握和存储加工两个角度入手。有关知识掌握的研究主要考察二语学习者对程式化序列的识别与产出。例如,Guz (2014)通过文本标记任务探究了波兰英语学习者对程式化序列的识别情况,研究显示,受试只成功识别了文本中不足一半的程式化序列;许家金、许宗瑞(2007)等基于语料库对比了英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的程式化序列产出情况,结果显示,学习者对此类序列的使用和本族语者有明显差异,即便是高水平学习者也在产出惯用表达方面存在较大困难。综上,二语学习者对于程式化序列的知识储备普遍不足,在识别和产出方面均与本族语者有较大差异。

随着心理语言学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发展,程式化序列在人脑中的存储和加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Tremblay et al. (2011)通过自定速阅读任务探究了本族语者对于英语中高频共现序列的加工情况,结果显示,受试对于高频共现序列的加工速度显著快于控制序列。此类有关程式化序列在人脑中整体储存、加工和提取的观点现在更多地被称为“整体加工假说”(the holistic hypothesis)。不同于一语研究对整体加工假说的普遍支持,二语研究的结果呈现出明显的不一致性:一些研究显示,二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一样,对程式化序列的加工速度显著高于非程式化序列(如 Jiang & Nekrasova 2007; Siyanova & Schmitt 2008),为整体加工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据;另一些研究则显示,二语学习者并不像本族语者一样具有程式化序列的加工优势(如 Siyanova-Chanturia et al.

2011),这些研究对整体加工假说在二语领域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

国内学者在程式化序列本身的结构和语义类型、序列输入的任务类型、使用频度和性别等方面(魏梅、王立非 2011;钟志英、何安平 2012;吴旭东 2014),还探究了程式化序列加工的其他制约因素,说明了这些序列加工的可变性,因此,整体加工假说有待进一步验证。惯用语作为程式化序列的一个子类,虽有大量关注其知识掌握的研究,但鲜有研究考察其存储加工情况。近年,以 Edmonds (2014)为代表的研究者开始从心理语言学视角探究惯用语。她在研究中通过在线情境化自然度判断任务(online contextualized naturalness judgment task)考察了二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对法语惯用语的语用知识和加工,该任务同时产出自然度判断结果和反应时两组数据。数据显示,各组受试对于惯用语的接受度均显著高于与之匹配的非惯用语,但对惯用语和非惯用语中目标词的反应速度却没有显著差异。通过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她发现受试对惯用语中目标词后一词的反应速度显著高于非惯用语。

综上,1)文献中可见到一些程式化序列二语加工方面的研究,但针对其子类惯用语的语境知识和加工研究还比较缺乏;2)本研究同此前程式化序列习得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语境知识这一语用维度的关注,以往研究更偏重于探究程式化序列在形态句法层面的心理表征问题;3)Edmonds (2014)是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之一,但她考察的是法语中介语现象;4)而且,就其研究结果看,该实验只为惯用语的整体加工提供了间接证据,仍需更精细的实验设计,以便获取更多直接证据,以验证惯用语整体加工说。本研究也将采用心理语言学方法,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于英语惯用语的语用知识及加工情况。

在借鉴 Edmonds (2014)研究基础上,本研究在实验设计方面做了两点改进:第一,本研究以质性方法辅助量化研究,在以在线情境化自然度判断任务作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同时,加入了有声思维和开放性问卷等方法,以便能更好地了解受试在实验中的心理活动;第二,本研究在自然度判断任务中采用平衡设计(counterbalanced design),以尽可能降低启动效应(或重复效应),且节约时间。本研究中所用实验材料均由本文作者自行设计,并经英语本族语者确认及试测等信效度检验(限于篇幅无法在文中列出,读者可来函索取)。

通过上述研究设计,本研究拟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中国大学生能否在在线任务中区分惯用语和与之匹配的合乎语法的非惯用语?2)中国大学生在该任务中对惯用语的反应速度是否显著快于非惯用语?3)英语水平是否影响中国大学生对惯用语的语用知识及加工?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受试为 100 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二年级),其中女生 58 人,男生 42

人,年龄区间为 18-21 岁,平均年龄 19.8 岁。所有受试接受正规英语教育的平均年限为 11.4 年,其中没有人在英语国家生活或居住过一个月以上。所有受试均参加了同一场大学英语六级考试(CET-6)并获得了有效的成绩,成绩区间为 638-324 分,平均分 486.1。根据六级考试成绩,受试被分为高、中、低三个水平组,其中高水平组 34 人($CET-6 \geq 508$),中等水平组 32 人($508 > CET-6 \geq 460$),低水平组 34 人($CET-6 < 460$)。各水平组受试信息见表 1:

表 1 各水平组受试信息

水平组	n	年龄		接受正规英语教育年限		六级成绩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高水平组	34	19.76	.74	11.35	2.16	551.76	32.26
中水平组	32	19.66	.65	11.50	1.92	481.88	14.33
低水平组	34	19.88	.69	11.35	2.07	423.76	31.19

3.2 实验材料

本研究共选取 12 条惯用语作为实验材料,它们能够实施包括感谢、致歉、拒绝、请求、问好及告别在内的 6 种言语行为,每种言语行为包含两条惯用语。所有惯用语都配有与之密切相关的日常情境,情境和惯用语共同构成实验中的一个完整题项。本研究使用的惯用题项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获得:一是借用或改编自先前研究中使用过的题项,二是调查本族语者在特定情境下的真实语用。在本研究使用的 12 个惯用题项中,10 个源于已有研究,这些研究均使用了话语补全任务收集英语母语者在社会情境中的常用典型表达(Roever 2005; Bardovi-Harlig 2008, 2009),另外两个来源于对英语本族语者的直接调查。调查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首先,从相关文献中选取能够实现言语行为的典型表达;其次,在 BNC 和 COCA 两大英语语料库中检索候选表达,查看其频率及使用情境,并筛选出其中最高频且使用情境最为固定的表达;再次,将筛选出的表达交于 8 名英语本族语者,请他们为每个表达编写一个常用情境;最后,将本族语者提及最多的使用情境定为实验情境。

除惯用语外,本实验还涉及 12 个合乎语法的非惯用表达。这些非惯用表达通过变换惯用语中的一个单词得来,替换词的词长和词频均与原词处在同一水平,且能维持原有表达的基本语义(如惯用语 Thanks for having me 和非惯用语 Thanks for asking me)。非惯用语与原惯用语所配情境一同构成非惯用题项。实验中还涉及 8 个干扰题项和 4 个练习题项,其中除一个干扰题项来源于对英语本族语者的调查外,其他各项均由已有研究中的题项改编而来(Roever 2005; Bardovi-Harlig 2009)。干扰题项正误比重各半。

3.3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平衡设计,共编制了两个平衡题项组,每组含6个惯用题项,6个非惯用题项和8个干扰题项。情境相同的惯用题项和非惯用题项永不出现在同一题项组中,例如,如果包含 Thanks for having me 的惯用题项出现在 A 组,那么与之对应的非惯用题项 Thanks for asking me 一定出现在 B 组。两题项组内均含有所有的干扰题项。我们在各水平组的受试中随机抽取半数完成 A 组题项,其余受试完成 B 组题项,因而所有受试均阅读了所有情境,但在每个情境下只遇到一种版本的回应,即惯用或非惯用。这样的设计是为避免重复阅读情境和回应可能造成的启动效应。本研究采用 2×3 的设计,其中回应部分的惯用性是组内变量,语言水平是组间变量。

3.4 实验设备

本研究通过在线情境化自然度判断任务来考察受试对惯用语的语用知识和加工情况。该任务通过 Linger (V2.94) 程序创建和执行。实验设备为一台装有 Windows 10 操作系统的笔记本电脑。任务中,受试通过自定速阅读的方式完成各题项的浏览和判断,用空格键输入“继续”指令,用 F 键和 J 键分别做“自然”和“不自然”判断。情境部分的内容通过敲击空格键逐句显示,回应部分逐词显示。该任务共产生两项数据,分别是自然度判断和阅读反应时。

3.5 实验程序

实验开始两天前,我们收集了所有受试的六级成绩并据此将他们分为高、中、低三个水平组,人数分别为 34、32 和 34。我们在高、低水平组中各随机选出两名受试进行有声思维版情境化自然度判断任务,以获取他们在实验过程中的想法。剩余 96 名受试(每个水平组各 32 人)参加标准版本的实验任务。标准任务受试逐一进行实验。在任务正式开始前,受试接受口头和书面两种任务指令并在研究者的引领下完成四个练习题项。当受试表示完全理解任务要求后,任务正式开始。各实验题项以随机顺序(第一题永远是干扰题项)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各题项最初均以虚线的形式呈现在屏幕上,受试通过敲击空格键将虚线后隐藏的情境内容逐句调出,每按一次空格键,新的句子呈现,之前的句子随之消失。情境阅读完毕后,继续按下空格键会调出“+++”符号,提示情境部分结束,回应部分即将出现。此后,受试通过控制空格键将回应部分的内容逐词调出,每按一次空格键,新单词呈现,之前的单词随之消失。回应部分的内容前后用引号标记,因此受试能够通过观察右引号确认回应部分是否已结束。当带有右引号的最后一个单词呈现在屏幕上时,再次按下空格键将调出以下问题: Is the response natural here? 受试此时需要做出判断, F 键表示“自然”, J 键表示“不自然”。受试判断后,系统将自动跳转至下一题。所有按键间隔以毫秒为单位记录,与判断结果一同由 Linger 程序收集。完成任务后,受试随即完成一张个人背景及任务回溯问卷。标准任务和问卷共耗时 20-30 分钟。有声思维任务和标准

任务同期进行。四名受试同样逐一进行该实验。两水平组中均随机抽取一人做A组题,另一人做B组题。流程与标准任务相同。为确保受试在实验过程中保持有声思维的状态,该任务在研究者的陪伴下完成。在获得许可后,所有有声思维过程被录音。受试在任务完成后同样需完成个人背景及任务回溯问卷。有声思维任务和问卷共耗时 30-40 分钟。

3.6 数据分析

标准任务共收集到两种形式的数据,即自然度判断和反应时。以上两种数据均通过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有声思维任务收集到的质性数据,经转录后通过类属法,归并整合重复或相近信息加以分析,以了解受试在实验中的认知过程。问卷调查中开放性问题收集到的数据也以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

4. 研究结果

4.1 自然度判断

本研究通过计算受试对惯用语及非惯用语的平均接受率来分析其自然度判断情况。结果显示,所有参加标准任务的受试对惯用语的平均接受率为 74.8% (SD=22.0),对非惯用语的平均接受率为 52.2% (SD=19.8),可见在同一情境下,受试更倾向于接受惯用语表达。不同水平组受试对(非)惯用语的平均接受率见表 2,从中可以看出,各组受试均倾向于判断惯用语的使用更加自然。

表 2 各水平组受试对(非)惯用语接受率的描述性统计

	水平组					
	高水平(n = 32)		中等水平(n = 32)		低水平(n = 32)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惯用语	72.9	23.8	74.9	22.8	76.5	19.8
非惯用语	54.7	20.5	48.3	17.2	53.7	21.4

一般线性模型(GLM)-重复测量的统计结果(见下页表 3)表明,在自然度判断方面,无论是在以受试为样本还是在以题项为样本的情况下,惯用与非惯用这一变量对于接受率都构成显著的主效应, $F_1(1, 93) = 67.7, p < 0.001, F_2(1, 33) = 39.5, p < 0.001$ 。这表明受试对于惯用语的接受率显著高于非惯用语。惯用性与英语水平两变量间没有发现显著的交互效应,说明惯用性显著的主效应在各水平组均存在。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检验各水平组受试对于(非)惯用语的接受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见下页表 4)。统计结果显示,三个水平组对于惯用语和非惯用语的接受率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受试的英语水平这一变量对其自然度判断没有显著影响。

表 3 一般线性模型-重复测量方法对于(非)惯用语接受度的统计

	以受试为样本			以题项为样本		
	自由度	F_1	p	自由度	F_2	p
惯用性	1, 93	67.7	.000**	1, 33	39.5	.000**
惯用性×英语水平	2, 93	.785	.459	2, 33	.449	.642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p \leq .005$;其中受试(F_1)和题项(F_2)为随机变量,英语水平为组间变量

表 4 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水平组对(非)惯用语接受度的统计

	以受试为样本			以题项为样本		
	自由度	F_1	p	自由度	F_2	p
惯用语接受度	2, 93	.211	.810	2, 33	.142	.868
非惯用语接受度	2, 93	.969	.383	2, 33	.282	.756

4.2 反应时

本研究共考察两组反应时,分别为“关键词反应时”和“阅读判断总反应时”。这里的“关键词”是指惯用语和相应非惯用语中的区别性单词(如 Thanks for having me 中的“having”和 Thanks for asking me 中的“asking”),关键词反应时即阅读关键词所用的时长;阅读判断总反应时是指受试阅读回应并做出判断所用的总时长,即从屏幕上出现回应部分的第一个单词到键入判断结果的时长。分别计算关键词/替换单词反应时长、惯用语阅读总时长和语境自然度判断时长,可以更精准定位受试在惯用语加工中的问题所在。据此可以考察到对惯用语的语法接受度、语用知识和整体存储加工情况。两组反应时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5。通过简单对比可以看出,受试在惯用条件下的反应时均短于非惯用条件。

表 5 关键词反应时和阅读判断总反应时在(非)惯用条件下的描述性统计

	水平组							
	所有受试($n = 96$)		高水平($n = 32$)		中等水平($n = 32$)		低水平($n = 32$)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关键词反应时								
惯用条件	1586.3	1144.3	1730.8	1273.4	1611.9	961.4	1416.3	1189.5
非惯用条件	1827.2	1567.4	2081.0	2012.6	1635.3	1266.6	1765.2	1328.7
阅读判断总反应时								
惯用条件	8430.6	3713.3	8775.8	4097.5	9195.6	4153.2	7320.4	2493.3
非惯用条件	9331.2	4439.8	9524.8	4942.1	10025.2	5118.1	8443.5	2905.1

一般线性模型-重复测量方法分析结果(表6)显示,惯用性这一变量在以受试为样本和以题项为样本的情况下均未给关键词反应时带来显著的主效应,这说明受试对原单词的反应速度并不显著快于替换单词;但它却在以受试为样本的情况下给阅读判断总反应时带来了显著的主效应, $F_1(1, 93) = 6.49, p < .05$,这意味着受试对惯用语的阅读和判断时长显著短于非惯用语。详细讨论见5.2节。在两组反应时的统计结果中均未发现惯用性和英语水平两种变量间显著的交互效应,说明惯用性造成的效应在各水平组间是一致的。

表6 一般线性模型-重复测量方法对(非)惯用条件下两组反应时的统计

	以受试为样本			以题项为样本		
	自由度	F_1	p	自由度	F_2	p
关键词反应时						
惯用性	1, 93	1.71	.195	1, 33	1.49	.231
惯用性×英语水平	2, 93	.348	.707	2, 33	.304	.740
阅读判断总反应时						
惯用性	1, 93	6.49	.012*	1, 33	3.12	.087
惯用性×英语水平	2, 93	.103	.902	2, 33	.050	.952

注:1.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p \leq .05$;2. 受试和题项仍为模型中的随机变量,英语水平为组间变量。

为检验不同水平组受试在反应时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对各水平组的反应时数据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7)。统计显示,两组反应时数据在(非)惯用条件下均无显著组间差异,这表示受试的英语水平对(非)惯用语的反应速度没有显著影响。

表7 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水平组(非)惯用条件下的反应时统计

	以受试为样本			以题项为样本		
	自由度	F_1	p	自由度	F_2	p
关键词反应时						
惯用条件	2, 93	.611	.545	2, 33	.108	.898
非惯用条件	2, 93	.680	.509	2, 33	.153	.858
阅读判断总反应时						
惯用条件	2, 93	2.31	.105	2, 33	3.10	.058
非惯用条件	2, 93	1.06	.350	2, 33	1.51	.235

5. 讨论

5.1 自然度判断

数据分析显示,在相同情境下,受试对惯用语的接受率(74.8%)显著高于非惯用语(52.2%),这说明他们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两者进行区分。惯用语是否“自然”需要满足两方面要求,一是语法正确,二是语用恰当。本研究涉及的所有非惯用语均合乎语法,因此可以推断,受试对惯用语的判断优势源自他们对相关语用知识的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受试对于非惯用语的接受率为 52.2%,即超过半数的非惯用语被判断为自然,同时有 25.2%的惯用语被判断为不自然。受试在自然度判断任务中的平均正确率仅为 61.3%,这说明受试对惯用语语用知识的掌握并不充分。

本研究同时考察了英语水平对自然度判断可能造成的影响。数据显示,不同水平组受试的自然度判断结果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人们的直觉相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较之词汇和语法,惯用语语用知识在受试英语学习过程中受关注较少,因此多数受试在语用方面的知识相对匮乏。问卷调查和有声思维数据也支持这一观点。

在回答问卷中有关该任务主要难点的开放性问题时,多数受试表示他们对惯用语的使用并不熟悉,且不清楚如何在此类日常情境中给出恰当回复;一些受试提到,他们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很少有机会练习英语的日常使用。

有声思维数据显示,四名受试中,有三名在完成任务时表现得十分犹豫,对所有题项都很难做出判断。此外,所有受试都表示,因从未见过某些表达,只能通过猜测进行判断。

李民、陈新仁(2007:39-40)的研究结果与我们的不一致,他们指出我国外语教学近些年受交际法影响较深,也存在忽视语法教学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李民、陈新仁(2007)实验问卷所用 8 项语用意识体考察的都是有关礼貌和身份的社会语用意识。本研究考察的都与言语行为相关,更偏向语用语言意识。

5.2 反应时

学界普遍认为程式化序列在词库中以整体形式存储,因此人脑对其加工更加高效。惯用语作为程式化序列的一个子类同样可能具有这种加工优势,本研究希望通过对两组反应时数据的分析来验证这一推测。现有程式化序列加工研究很少考察受试对关键词的反应时。此前研究往往将实验序列整体呈现在电脑屏幕上,不记录受试对各单词的反应时数据。有些研究(如 Tremblay et al. 2011)虽逐词呈现刺激序列,但在数据分析时并未考察单个词的反应时。虽然学界认为程式化序列具有加工优势,但这种优势出现的前提是语言使用者已成功识别

出了该序列。换言之,在一个程式化序列被识别出来之前,它并不具有加工优势,所以在逐词进行的自定速阅读任务中,如果程式化序列中的关键词在序列被识别出来之前就已出现,那么受试对于该词的反应时将不具有研究意义。以 Jiang & Nekrasova(2007)研究中的语法判断任务为例, something like that 和 funny like that 是两个刺激序列,前者为程式化序列,后者为配对的非程式化序列,关键词分别为“something”和“funny”,均出现在序列的最前端。若逐词阅读以上序列,受试第一个看到的单词即是关键词,此时受试无法识别出序列的全貌,因此其对关键词的反应速度和序列的程式化与否无关,只可能与单词的词长和词频有关。

如前所述,惯用语的突出特点在于其情境依存性。因此,本研究中的每个(非)惯用语都配有情境描述,受试须先阅读情境再阅读回应。由于所设情境均十分常见,受试读完情境描述后可能会对回应做出预测,然后再开始阅读实验提供的回应。这一过程中,若其预测与所给回应一致,其对回应部分的加工速度可能相应提高;若其预测与所给回应不一致,加工可能遇阻而变缓。例如,在第一次见到某人需要问好的情境下,受试可能预测回应部分为 Nice to meet you,所以当其阅读到惯用表达 Nice to meet you 中的“meet”时,其加工速度得到进一步促进,但当其遇到非惯用表达 Nice to know you 时,其中的“know”与其预测相悖,加工速度则会降低。

本研究对关键词反应时数据的分析显示,受试对原单词和替换词的反应时长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受试的预测与所给回应不一致,因此没有加工促进作用产生;第二,受试没有做出预测,既没有促进作用也没有阻碍作用发生。以上两种情况也可能同时发挥作用。可见受试对于特定情境和惯用语间的紧密关系并不敏感。

阅读判断总反应时数据显示,受试在惯用语条件下的反应速度显著快于非惯用语,这说明受试对惯用语的加工更加高效。该结论与整体加工假说一致。本研究中观察到的加工优势可能源自在线自然度判断任务中的两个环节:句法分析和语用分析。在做自然度判断任务时,受试须先做出语法判断,只有当语法被判定为正确时才会进行语用判断。以约会迟到情境为例,在该情境下,当受试遇到非惯用表达 Sorry to have you waiting 时,他首先需要回答 have sb. doing something 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的问题。在判定语法无误后,他需要进一步回答“这样的表达地道吗?”。若判定语用恰当,受试最终认定该表达“自然”,否则“不自然”。当受试遇到的是惯用表达 Sorry to keep you waiting 时,若惯用语整体储存在人脑的词库中,一旦被识别,它将马上在词库中获得定位,该定位将向语言加工装置发出信号,示意其停止句法加工,这样一来语法判断的时长大大缩短。

此外,语用判断也将因惯用语与情境的依存性获得简化。情境的提示作用就可能促进惯用语的加工效率。虽然关键词反应时数据显示受试在读完情境后无法在第一时间反应出与其相关的惯用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惯用语已然给出后,他们仍无法识别其情境依存性。而一旦惯用语的情境依存性在受试脑中得到确认,它将示意语言加工装置停止语用分析,进而缩短语用加工时长。语法和语用两方面程序的简化使得惯用语的加工比非惯用语更加高效。

Edmonds(2014:92)提出,鉴于惯用语的情境依存性,用整体加工假说解释其加工优势存在问题。她认为“惯用语只存在于情境之中”,同一个表达在一定情境下为惯用语,而在其他情境下则可能不是。整体加工假说认为程式化序列是以单独词汇单元的形式整体储存在词库中的,Edmonds 则表示若惯用语在人脑中整体储存,那与其密切相关的情境也应当和它储存在一起。

我们认为,与惯用语紧密相关的情境并非存储在词库中,情境与惯用语在人脑中分开储存,相互独立。词库中存储的惯用语并不一定能在情境存储区域找到对应的情境,存储的情境也不一定能在词库中找到对应的惯用语。在有声思维任务中我们不难发现,受试对有些情境十分熟悉却不知该如何回应,对有些惯用语形式记忆清晰却遗忘或混淆了使用情境,这些现象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脑的存储机制。可以说,只有当惯用语和情境同时储存在人脑中时,它们之间才可能形成神经联系,这种联系的强弱取决于语言使用者在特定情境下遇到相应惯用语的频率:频率越高,联系越强。在本研究中,受试往往不能在阅读完情境后马上联想到对应的惯用语,这意味着他们脑中惯用语和情境的神经联系不够紧密;但他们对于惯用语的阅读和判断速度显著快于非惯用语,这说明他们可能对惯用语进行了整体加工,惯用语和情境间的联系可能也已初步建立。本研究中三个水平组的受试在两组反应时数据中均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三组的自然度判断结果一致。一般而言,我们认为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水平越高,他脑内惯用语和情境的存储量就越大,两者间的关联性也越强。然而,本研究的结果却与一般预期不一致,可见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语用相关的能力未必同步提高。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在线情境化自然度判断任务,探究了中国大学生对英语情境惯用语的语用知识和加工情况。研究显示,受试对于惯用语的接受度显著高于非惯用语,这说明他们具备一定的惯用语知识,能够将两者进行区分;受试对于惯用语和非惯用语中关键词的反应速度没有显著差异,但对惯用语的阅读判断总时长显著短于非惯用语,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惯用语在人脑中的存储和加工

情况,即惯用语可能是以词汇单元的形式整体存储在词库中的,而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情境,则单独存储在人脑的另一特定区域,两者相互独立,但同样存在神经联系;不同水平组受试在实验中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这说明英语水平这一变量对于受试的惯用语知识和加工没有明显影响。在理论层面,本研究为整体加工假说提供了一定的证据,同时为惯用语和社会情境的存储以及两者在脑内的关联提出了可验证的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二语惯用语习得的认知过程。在实践层面,这或许对我国英语教学有所启示,即语用能力的培养没有在英语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中得到应有重视。

由于实验条件所限,本研究没有设置英语本族语者对照组,今后研究可以加以改进;此外,未来的研究还可借助眼动和脑电等手段,进一步观测和验证受试在阅读和判断惯用语时心理和神经机制。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Bardovi-Harlig, K. 2008. Recognition and production of formulas in L2 pragmatics. In Z. Han (ed.),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Process*.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5-222.
- Bardovi-Harlig, K. 2009. Conventional expressions as a pragmalinguistic resource: Recognition and production of conventional expressions in L2 pragmatics. *Language Learning* 59(4): 755-795.
- Edmonds, A. 2014. Conventional expressions: Investigating pragmatics and processing.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36(1): 69-99.
- Fernando, C. 1996. *Idioms and Idiomatic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uz, E. 2014. Gauging advanced learners' language awareness: Some remarks on the perceptual salience of formulaic sequences. In A. Łyda & K. Szcześniak (eds.), *Awareness in Action: The Role of Consciousness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Cham: Springer, 165-181.
- Jiang, N. & T. Nekrasova. 2007. The processing of formulaic sequences by second language speakers.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1(3): 433-445.
- Li, Min (李民) & Chen, Xinren (陈新仁). 2007. Chinese English majors' grammatical and pragmatic awareness as well as their respective competence: An empirical study.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6): 35-41. [2007, 中国英语专业学生语法/语用意识程度及其能力调查.《中国外语》第6期:35-41.]
- Pawley, A. & F. Syder. 1983. Two puzzles for linguistic theory: Nativelike selection and nativelike fluency. In J. Richards & R. Schmidt (ed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Longman, 191-226.
- Roever, C. 2005. *Testing ESL Pragmatic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Web-based Assessment Battery*. Bern: Peter Lang.
- Siyanova, A. & N. Schmitt. 2008. L2 learner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collocation: A multi-study perspective. *The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64(3): 429-458.

- Siyanova-Chanturia, A., K. Conklin & N. Schmitt. 2011. Adding more fuel to the fire: An eye-tracking study of idiom processing by native and non-native speakers.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7(2): 1-22.
- Tremblay, A., B. Derwing, G. Libben & C. Westbury. 2011. Processing advantages of lexical bundles: Evidence from self-paced reading and sentence recall tasks. *Language Learning* 61(2): 569-613.
- Wei, Mei (魏梅) & Wang, Lifei (王立非). 2011. The effect of task type and frequency on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of formulaic phrase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Involvement Load Hypothesi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4): 372-380. [2011, 任务类型与频次因素对大学生英语惯用短语学习的影响:对投入量假设的再考察.《现代外语》第4期:372-380.]
- Wu, Xudong (吴旭东). 2014. Effects of idiom type and L2 proficiency on Chinese EFL learners' idiom processing strategie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1): 62-73. [2014, 习语类型和二语水平对习语理解策略使用的影响.《现代外语》第1期:62-73.]
- Xu, Jiajin (许家金) & Xu, Zongrui (许宗瑞). 2007. Discourse Management Chunks in Chinese college learners' English speech: A spoken corpus-based stud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6): 437-443. [2007, 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中的互动话语词块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437-443.]
- Zhong, Zhiying (钟志英) & He, Anping (何安平). 2012. A study of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high frequency non-idiomatic English formulaic expressions by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6): 886-898. [2012, 中国英语学习者对高频非习语英语程式语的心理表征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886-898.]

收稿日期:2017-04-05; 作者修改稿,2017-07-04; 本刊修订,2018-04-25

通讯作者:许家金<xujiajin@bfsu.edu.cn>

100089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Corresponding author: Xu Jiajin,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P. R. China